

景洪武本程雪樓集

景祐武本程雪樓集

楚國文憲公雪樓程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奉直大夫秘書監著作郎男大本 輯錄

翰林侍講李市奉大夫知制誥脩國史同知經筵事以書儀斯校正

題跋

題趙仲遠所藏韓幹三馬

仲遠出三馬圖不著何人作然畫肉不畫骨奚官皆唐人大類韓幹幹以畫肉見稱吁畫馬可也相馬以是不失馬哉仲遠慎諸

跋魚山李氏社倉事後

官有常平私有社倉皆所以利民也常平廢不復舉社倉之存者亦無幾矣今年春余歸母喪於南城之南主于魚山李氏識魚山翁之子仁壽獨能嗣其翁所立社倉規制至于今不廢吁可謂難矣仁壽老猶嗜李其才足以用而隱居求志

能不失其世守也豈偶然哉

跋虞子及家藏趙千里義鵲行圖

義鵲事子美得之樵夫傳至今以子美詩故使不遇子美一時且泯沒無聞況可垂千年乎然則未可薄待世之人以爲不鵲若也有如此鵲而名湮滅者蓋亦多矣悲夫事固繫乎其所遇也夷齊亘古今義人也遇夫子而名始彰雖然夷齊豈求名於後世哉

虞子及家寶藏此卷蓋趙千里所畫至元壬辰夏五余如京師子及遠餞袖以見示與鄧聞詩吳幼清同觀于吳城山之寓舍三復嘉禾葉侯跋語簡而有味無庸復贅辭以子及之請也聊署紙尾而歸之時月離于畢程某識

跋魏鶴山帖

鶴山翁記州縣孝十數究孝道之本原蘊孝者之痼疾黔陽

其尤深切著明者也小有才則溺益深居近利則壞愈速又黔陽一篇之警策翁曾孫資深出示此卷乃在渠陽時与李肩吾賡韻筆精墨妙又復明揭二語以誨人惟恐後生晚進讀文字只作一場話說過也前輩喫緊教人如此三復降嘆

跋靜恭楊文安公庭傑遺事

昔余季父西渠翁繇淮南幙府歸省嘗手文一篇愛賞不置曰此同僚見山楊公之作時余尚少未能省也及余与蜀人唐靜卿同直翰苑言眉山楊氏經李文章之盛為詳蓋靜卿楊所自出獨余以生晚不逮前輩風流為恨則思識其子孫焉今年歸自京師幼清來相勞苦視其篋有見山公之子焱翁所述文定公遺事与王文公遺妾事大類然一出真實無毫髮矯亢意或又過之詩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君子慎獨之孝也楊氏之世宦宜哉見山距文安六世位亦通

顯矣而無緡錢鍾粟遺其子其所以遺之者盖有以也焱翁字掞卿初以父澤授法曹復以進士貢礼部今隱不仕貧甚而守益堅余未見世德如此而有不昌者也掞卿俟之至元癸巳陽月下弦廣平程某識其末

題姚抑齋送徐丞之崇仁序後

夫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浮光徐君繇省從事佐望邑其行也抑齋姚端夫有贈言焉端夫正人慎許可而所以与徐君者甚厚期徐君者甚深也豈徒為是褒美而已哉君治邑未朞年而賢士大夫多稱之新一堂於公署之北名之曰相山以端夫贈言至而徵大字於余相山直邑之南高聳特起自昔以祠樂巴巴漢良吏也所至有功德于民与杜喬周舉諸君子並受朝命為使者行部郡縣君日坐是堂對是山追想古人之遺風而尚友之以為

世良吏則其名其堂當与是山相為不朽余之字又何足為輕重乎而端夫所与所期真為不虛譽矣夫樂道人之善余与端夫同是心也既為書三大字而復識端夫贈言之末如此徐君勗哉至元三十一年歲在甲午春分遠齋程某書

書鄒次陳所藏先世告身後

余少游臨川覽郡志慕宜黃鄒公之為人公諱極登治平四年進士第元祐初提點江西刑獄事官滿勾祠未幾遽致仕時年猶未五十日与方外異人逍遙烟霞泉石間固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中人也然自昔賢人君子可大用而不及究者其後常有人而不知公之子孫為何如癸巳冬入閩獲与公之七世孫次陳偕叩其家世乃知公之後以名登于礼部吏部者累累有之且出公提刑告身及初任太和主簿告身示余余於是重有感也嗚呼世之為人子孫而不能保其先世

雪齋
三
所有者多矣何獨告身也哉次陳字周弼少年掇世科文孝
器識亦既光于前矣而所藏先世告身又能至于今不失以
為世世子孫傳家之寶則公之後豈不為常有人矣乎涪翁
嘗与往還集中有曰松滋令者公伯子云至元三十一年暮
春之初遠齋程某識

書王西溪中丞徐容齋參政贈邵炳炎手墨後

天下初一閩士邵君炳炎詣闕上書天子下其議踰年
有命貳會府兼領一道李事未暮年去官再詣闕上書
有命參議行省為上介使海外不至而復於是君倦遊矣
自北而南走諸公間以歸一時多贈言焉及昇中丞西溪王
公書歸去來辭歸盤谷序以贈及洪參政容齋徐公書簡齋
送張仲宗歸閩中詩以贈烏乎二公之心豈特以華君之歸
而已哉是誠有羨於君之歸也昔之君子之出而仕也役於

人以憂人之憂者也伊尹傳說舜耕築而起若不得已然未
三聘未旁求二子將終身樂其所樂而已則夫後之君子之
旣出而遄歸也能不役於人以憂人之憂而得以自樂其樂
非天下之至樂歟余是以知二公之誠有羨於君也余備位
南臺時事二公為長故知二公為深王官將滿告歸未及遂
而逝徐之心猶王之心也至今縻于浙欲歸而未可豈特二
公有羨於君而已哉余亦誠有羨於君也夫以君之得以如
張如李如陶而歸也余之未得以如君而得見二公之所書
也不有似越流人之見其所知乎如之何其不喜而贊也雖
然張之歸閩致其仕也君之歸陶之倦而還耳其遂無心以
出乎哉余未去將又為君書昌黎送石處士序凡去就出處
何常惟義之歸昌黎語也余於君亦云至元甲午四月晦廣
平程某書于閩海憲司之繡綵堂

跋朱文公通鑑綱目橐

遂良出示通鑑綱目橐一幅書建武二十六年七年事曰朱子之筆維昔道李諸儒於字畫蓋不數數然也獨朱子少嘗李書而其字畫奇偉卓絕片紙流落人之好之寶之也殊尤雖然朱子之爲人綱目之爲書其所以可好可寶者夫豈以其字哉覽者詳焉至元甲午中秋廣平程某識

題興化路李修造疏後

按莆廟李宋咸平間方著作儀所建迄今三百餘年屋老可想矣往時士大夫談所李必曰自孔氏然稽之誌載儀躬始後未聞有出一語及改作事三百年如天覆燾之澤一畝之宮輒憚其難若此而郡冷掾欲以區區之志起廢於一旦談何容易余於是且壯其志而嘉其來請也因捐鶴俸復書其後爲方今士大夫李孔氏者之勸云

跋陳了翁海上家書

紹聖史官修裕陵實錄專以荆公日錄為據忠肅陳公居諫
省首論其事坐貶合浦復著尊堯集深闢誣妄以明君臣之
義大抵以增加之罪歸于蔡卞盖公之意以為荆公既沒宗
其說以植私黨者卞其首也採時革弊當以去卞為先此書
在合浦時寄其弟謂詆誣譏玩之語皆小蔡偽增非荆公親
錄又謂詆譏輕慢至深至切非臣子所忍言又謂自分必死
無生還之理至其末超然洞究內典之旨死生一致冤親平
等益以見公平日存養之驗卒之流移竄逐顛頓道途無寧
歲蔡疑之掎石憾之脅瀕死者數而浩然剛大之氣不少挫
沮觀此書槩見矣樓攻媿嘗跋公帖謂人之立於世忘溝壑
者不足以為志士忘喪元者不足以為勇士士大夫小不如
意輒不自聊讀之可以興起余於此書亦云太平荆山師寶

藏此卷豈以其斷恚忍辱脫離苦樂故耶書後之題果誠齋
否謂此書為公絕筆蓋為臨終訣別等語所眩公謫合浦後
轉徙數州宣和六年卒於山陽蓋訂之元貞乙未正月晦書

題譚公植提李西戎受貢圖

周官山師川師掌山林川澤之名使邦國致其珍異明有尊
也蠻方鬼國之人鬪鬻猛怪如此而亦好是懿德于以見君
臣之誼不可廢也畫筆良古諸老姓字宛然薌林故物垂二
百年矣流落可念公植其慎護視之元貞初元良月廣平程
某觀于三山繡綵堂

題譚提李山水小軸

此幅不究其為何人手蹟而用筆精甚毫芒杪忽瞭然可辨
殊非草草者余意用工如此可以言畫矣而前輩評論固有
取於迹簡而意淡者何也余雅不識畫持以問之梅屋主人

元貞元年良月七日

跋山谷草書徐禧送靈源上人二詩

涪翁書徐德占贈靈源二詩豈亦喜其清新耶德占永樂之舉欲因熏腐之餘以立功名此豈足以語方外之孝者想其捋須揚壺喪身覆衆之狀已歷歷在源公目中矣大德元年四月二十日白雪道人觀

跋東坡帖

蘇公坐謫時有在都城見叔黨而障面者及迂僭耳鄭嘉會靖老乃能以海舶載書千餘卷爲借亦可嘉已公和淵明贈羊長史詩以謝之有好孝真伯業比肩比相如之句千載而下知有靖老士烏可不自附於青雲哉此帖言所借書收掌如法前輩借人書籍愛護如此皆盛德事吾黨所當服膺

跋大慧帖

大慧坐張橫浦謫衡陽僧中之豪傑也前輩謂使其冠章甫
衣逢掖力量氣魄當是晦菴象山一輩人今觀与其徒作別
書如此真蔡子應所謂靈岩山下大脫空者合爪起敬

跋商季顯所藏王鹿菴先生詩

至元丙子余至京師拜承旨鹿菴王公于玉堂之署蒼然而
古雅凝然而敦龐望之肅如也既而獲近 清光蒙 聖眷
寔維公獎進汲引之力公長史館余備員末属朝夕接緒言
故知公出處爲甚悉初山東反仄公豫料其敗棄妻子脫身
來歸 先皇帝嘉之寵以殊礼其告老也上東門祖餞榮於
䟽傳 兩宮錫賚特厚賜田給稍官其壻於鄉郡以奉之晚
歲雍容里閭天佚壽齒寄情賦詠蕭散閑適盖風韻似香山
而忠義剛介之氣則又過之歲月荒寒墓木已拱每念游從
之舊未嘗不以之興懷來閩四載同寅東昌商公季顯一日

示公居山東時古詩數首束衽端誦宛如侍几硯時也惟公之趣与香山同故其詩不期而同惟商公之趣与公同故所好亦不期而同余雖不知詩而知商公与公之所以同者又有出於詩之外也泛濫烟雲俛仰今古不知同余心者又何人哉大德丁酉暢月既望謹書

跋梅花集

梅花之詠萌於六朝達於唐盛於宋以吟為事者謂無梅字為俗故有作者必曰梅何其多也然廣平一賦無傳後來傑作膾炙人人人口者亦止一聯半韻耳又何寡也百十年來賦百者數家和者又數十家梅且遭矣抑有疑焉余留黃金臺邊二十年意雪霜貿貿非江左比此花奇絕傲兀當有大音賞而諸公間不惟無一字及梅花且未睹豈北南風氣固爾殊哉余歸自閩得閩士謝君無疑百詠讀之於梅不可謂無

意者屬余多故未暇細論君年壯方有四方之事異時馳騁風雪中孤標雅韻挺然特出百詠當有新什余亦當為君大書特書不一書罔俾此花笑人寂寂

書何希之試策後

宋進士試訖甲戌是年甲科余首識第二人路君萬里繼識第四人熊君朋來蓋余家寓豫章二君皆豫章人也第一人王君龍澤仕國朝為監察御史始識之第六人何君希之臨川人聞其兄弟四人相繼中進士第晚歲隱居無求翛然世外自守如澹臺子羽之正而宰邑者每礼於其廬可謂賢已而未及識或以君所試策示余余讀之竟竟而歎何歎也既往盡歸閒指點未來須埃別枝梧邵子云大德已亥十月之望廣平程某書

題山中白雲編

梁公大節唐一人耳太行片雲尚能感人至今因想公之忠誠所以感當世者此之充也然慈母之線每動念於游子是獨何心使其日在膝下仰睇雲浮千貌萬態亦何足芥蒂阿奴碌碌誠可羨也盱江山長嚴季安示余編詩題曰山中白雲余且有感矣曩留京師去雙親萬里嘗取遠以名齋以志遠遊之過迨今回首徒重潸然盱汝一衣帶間君且歸矣山深酒熟奉以爲壽從板輿賦閑居試問天壤之內孰易此樂

題長沙譚生卷

臣子盡心力以爲其君父本人心天理之常耳自忠孝之名立世道亦槩可知宋之靖康國之大不幸也而譚君之祖得爲忠臣長沙之俘家之大不幸也而譚君之身得爲孝子余覽其銘詩爲之廢卷三歎古人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亦懿哉譚氏之傳家也